

厚
德
錄



厚

德

錄

李元綱編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厚 德 錄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 皇 島 市 資 料 印 刷 廠 印 刷

一 九 八 五 年 北 京 新 一 版

開 本：七 八 七 乘 二 〇 九 二 毫 米 三 十 二 分 之 一

統 一 書 號：一 七 〇 一 八 · 一 五 一

厚德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
川學海歷代小史及稗
海皆收有此書百川宋
本故據以排印

厚德錄卷第一

宋 百鍊真隱李元綱編

餞若水爲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胥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爲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而已。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爲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爲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訴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孰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起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滅族。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爲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爲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爲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

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爲知制誥，二年中爲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旣而復爲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轉運使盧之翰竇玳及某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尙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葦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爲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尙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府。臣常竭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嘗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旣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

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曹彬侍中爲人仁愛。多恕平。數秉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旣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爲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脩同在館。乃同脩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脩意輕之。及脩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爲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脩甥嫁爲脩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脩。脩時爲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脩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脩以文學爲近臣。不可以閹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讎。臣與脩蹤跡素疎。脩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爲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脩終坐降爲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脩先進。不可超越。先爲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昞之。爲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平。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不待舉。以爲虛費。甲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賁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昞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昞之首。我當降。若賜昞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劍往。卽

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參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卽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讎者爲之。借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由得行。上怒解。昱之落職。知虢州。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駿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駿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事。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爲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使。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卽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爲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爲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

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爲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遣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衆。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父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朴，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

至和中，范景仁爲諫官。趙閱道爲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朴，卽知其爲。」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陳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云：「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旣而去曇，應募爲兵，以選入澤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入敢詢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卽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遇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

疊感悲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疊尸。出爲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爲流涕。殯疊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呼。彼所得於疊。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調斥。戾日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己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出司馬溫公涑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亡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章橐之子縊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晦。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閱實以聞。時幸大怒。別選煥鍊。縱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遷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

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爲世之戒矣。

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訓詞云。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爲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朝德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河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尙存。歆予褒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訓詞云。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爲善。峩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所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爲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爲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贖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飢渴乎。曰然。指路隅竹筍。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清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爲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爲浮屠。參議何大圭自閩來。云與師孰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此方句泊宅歸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于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願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凡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謂此也。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投刃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

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爲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卯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過僧於廬邸。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爲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爲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捷，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以大宋爲第一，小宋爲第十，始信僧言不妄。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爲鄰矣，忍弃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卽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教災記，備述其事。

出陳正敏
遊齊閑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

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卽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尙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爲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爲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霑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惘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旣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曆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郇公得象爲相。乃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爲國子監直講。獻慶曆望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爲不肖。及有手鋤姦桡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卽

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徵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卽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凶肆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疎之。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女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飢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窠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追我戲劇。歲久矣。而突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僮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得前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壻以嫁前令之女也。更

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遽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配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得而見矣

出魏泰東軒筆錄

竇禹鈞范陽人爲左諫議大夫致仕諸子登第義風家法爲一時標表馮道贈禹鈞詩曰燕山竇十郎教子以義方靈椿一株老偃桂五枝芳人多傳誦生五子長曰儀次曰儼曰侃曰偁曰僖儀禮部尙書儼禮部侍郎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脩行緣汝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人素長者先有家童盜用房錢二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僮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并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遠感泣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嘗因元夕往延慶寺於後殿階側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日侵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果涕泣而至禹鈞問之對曰父罪犯至大辟徧懇親知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以一親置酒昏昏忽失去今父罪不復贖矣公驗其實遂同歸以舊物還之加以憫惻復有贈賂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自舉公爲出錢葬之由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遺女及貧不能嫁公爲出錢而嫁之由公而嫁凡二十八人故舊相知雖與公有一日之雅遇其窘困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販鬻由公活族者數十家四方賢士賴公舉者不可勝數公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

濟人之急。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須者。公咸爲出之。無間識與不識。有志于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顯者。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其禮。及公之亡。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其後復夢亡祖亡父告之曰。汝三十年實無子。壽且促。嘗告汝。今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筭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後當留洞天。充真人位。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大抵不異。善惡之報。或發於見世。或報於來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無疑也。禹鈞愈積陰功。年八十二。沐浴別親戚。談笑而卒。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出范文正公實錄議事跡記

厚德錄卷第二

司馬溫公童稚時與羣兒戲一兒偶墮瓮水中羣兒譁棄去公則以石擊瓮水因穴而迸兒得不死蓋其活人手段已見於韶亂中至今京洛間多爲小兒擊瓮圖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般麥五百斛堯夫時尙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也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出曾惠洪冷齋夜話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縈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槨皆所未具慟然卽徹宴席厚賙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趙隣幾舍人好學善著述太宗擢知制誥逾年卒子來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勞苦不避如是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楊侍郎徽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儒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卹舍人之孤不逮汝遠矣卽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作傳以厲天下